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鐵樹記 第五回 吳猛遇真仙得道 真君投吳猛指引

且說真君雖慕仙道，未有點化，卻從哪個所在做工夫？時有吳猛字世雲，西寧州人。性至孝，夏月親睡無帳，恐蚊噬齧其親，每先臥於床，恣其蚊所噬，不以手驅之，使蚊噬飽，親得安寢。於是舉孝廉，仕吳，為洛陽令。因三國離亂，謝職而歸，得傳異人丁義神方，乃日以修煉為事，又聞南海太守鮑靚有道德，吳君乃虔心往師之，得其秘法。一日，游廬山，過三石樑，見水中有五色祥雲，掩映金樓寶殿，一輪紅日，光含玉樹瓊枝。觀之不捨，徐徐步入其中。山明水秀，喬木深林，女織男耕，雞鳴犬吠，別是一洞天之地也。須臾間，一老人羽衣鶴氅，素扇綸巾，飄飄然自鬆下而出，傍有一童子，手執金盤，中承玉露。老人曰：「聞先生來游敝地，無可為茶，特以金盤承露為獻。」吳君曰：「區區一介庸夫，誤入仙境，幸莫大也。又蒙玉露相賜，感恩不淺。」即拜受之，飲之入口，清涼如水，忽覺心體疏快，毛骨輕繞。老人曰：「此玉露者，正所謂瓊漿是也。子服之後，可以長生。」吳君拜謝，不勝之喜。

老人正欲抽身而去，吳君懇問之：「此是何地去處？」老人曰：「此乃三十三天之界，上是吳天至尊玉皇上帝之金闕，下乃云台霧閣諸天真仙之洞府。汝今得傳丁義之方，名列仙籍，但修行功欠，仙骨未充，尚無超升之日。吾有白雲符一道，今將授汝。你回去，可持修勿倦。」吳君唯唯受命。二人分別，吳君身體，依然尚倚在橋樑之上。

回至豫章，江中風濤大作，舟船飄去，竟莫能渡。乃取所執白羽扇畫水成陸路一條，徐徐而渡。渡畢，路復為水。觀者驚駭。於是道術大行於吳晉之間，弟子相從者甚眾。有詩為證：

步入橋樑上九天，真仙親授白雲篇。
中間易簡無多術，只是教人煉汞鉛。

且說真君未投明師，心常切切。忽一日有一人姓胡名雲，字子元，自幼與真君同窗，情好甚密。別真君日久，欲敘闊闊之情，特來相訪。真君倒屣趨迎，握手話舊。真君獻茶已畢，卻命童僕剪西園之韭，開東閣之樽，相與對床談吐，且將共聯詩句。詩云：

自昔河梁別（真君），於今隔幾年（子元）。
參商分卯酉（真君），魚雁阻天淵（子元）。
月夕添新恨（真君），風晨憶舊緣（子元）。
相逢一樽酒（真君），燈下話留連（子元）。

二人聯詩已畢，子元曰：「君今學問充粹，明年大比，取青紫如拾芥耳。」真君曰：「功名身外物，富貴等浮雲。吾實無心於此。」子元曰：「君何為出此言？」乃觀壁間數詠，見其有馳慕神仙之意，乃曰：「老兄欲做雲外客乎？」真君曰：「惶惶愧愧！自昔奉教，別來殊不諳世。自知富貴百年，卻難保守。輪迴六道，易得循環。今潛欲向善，但未得明師指示，殊不滿意耳。」子元曰：「老兄之言，正合我意。愚性亦頗嗜方外之術，恨不遇明師。往者因訪道友雲陽詹先生言及西寧有一人姓吳名猛，字世雲，修煉得法，道術盛行。區區聞名久矣。每欲拜投，奈母老不敢離。老兄若不惜勞苦，可往師之。」真君一聞此言，大喜曰：「多謝子元指教。」二人分別而去。真君即拜辭父母，收拾行李，竟投西寧，後人有詩贊曰：

無形無影仙路難，未經師授莫躋攀。
胡君幸賜吹噓力，打破玄元第一關。

話說真君往西寧投師。途路之間，萬千苦楚。晴則披著星，戴著月，聞雞報曉即登程。陰則沐了雨，櫛了風，見野鳥投林方借宿。關河迢遞，行長亭又見短亭。山路崎嶇，過小澗且逢大澗。村中有酒，無心問牧童以沽。路上有花，何意尋紅裙而彩。真個是一心專向靈山佛，意馬心猿緊緊拴！且喜曉行夜宿，得到吳君之門。真君乃持著一個拜帖兒，對道童曰：「敢煩仙童通報吳君，南昌有方士一人，敬來投拜。」那童子不慌不忙，遞著一個拜帖兒，直進通報。那吳君將拜帖展看，只見上寫著豫章門生許遜頓首拜，吳君看了，驚曰：「此人乃有道之士。」即出門迎接，揖讓而進，禮畢，真君曰：「小人久聞仙丈道術盛行，久欲拜投，恨無門路。昨得詹先生指引，欲侍左右，授業門下，不知仙丈肯容納否？」吳君見真君儀容秀偉，骨骼清奇，乃對真君曰：「久慕先生尊名。每思一面，今幸蒞蒞。奈小老粗通道術，焉能為人之師？但先生此來，當盡剖露，豈敢自私？亦不敢以先生在弟子列也。」自是吳君視真君，悉以賓朋相待，後稱真君為許先生。然真君亦尊吳君則不敢自居。

一日，二人坐清虛堂共談神仙之事，真君問曰：「人之有生必有死，乃古今定理。吾見有壯而不老，生而不死者，不知何道可以致此？」吳君曰：「人之有生，自父母交媾，二氣相合，陰承陽生，氣隨胎化，三百日形圓，靈光入體，與母分離。五千日氣足，是為十五童男。此時陰中陽半，可以比東日之光。過此以往，不知修養，則走失元陽，耗散真氣。氣弱則有病老死苦之患。」真君曰：「病老死苦，將何以卻之？望仙丈指教。」吳君曰：「人生所免病老死苦，在人中修仙，仙中昇天耳。」真君曰：「人死為鬼，道成為仙。仙中昇天者，何也？」吳君曰：「純陰而無陽者，鬼也。純陽而無陰者，仙也。陰陽相離者，人也。惟人可以為仙，可以為鬼。仙有五等，法有三成，持修在人而已。」

真君曰：「何謂法有三成，仙有五等？」吳君曰：「法有三成者，小成、中成、大成。仙有五等者，鬼仙、人仙、地仙、神仙、天仙。所謂鬼仙者，少年不修，恣情縱欲，形如枯木，心若死灰，以致病死，陰靈不散，成精作怪，故曰鬼仙。鬼仙不離於鬼也。所謂人仙者，修真之士不悟大道，惟小用其功；絕五味者，豈知有六氣，忘七情者，豈知有十戒。行嗽咽者，嘔吐納之為錯；著採補者，笑清淨以為愚。彩陰取婦人之氣者，與縮金龜者不同。益陽食女子之乳者，與煉金丹不同。此等之流，止是於大道中得一法一術，成功但能安樂延壽而已，故曰人仙。人仙不離人也。所謂地仙者，天仙之半，神仙之中，亦止小成之法，識坎離之交配，悟龍虎之飛騰，燒成丹藥，煉成住世，而得長生不死，以作陸地神仙，故曰地仙。地仙不離於地也。所謂神仙者，以地仙厭居塵世，得中成之法，抽鉛添汞，金精煉頂，玉液還丹。五氣朝元，三陽聚頂。功滿忘形，胎生自化，陰盡陽純，身外有身，脫質升仙，超凡入聖。謝絕塵世，以歸三島，故曰神仙。神仙不離於神也。所謂天仙者，以神仙厭居三島，得大成之法，內外丹成，道上有功，人間有行。功行滿足，授天書以返洞天，是曰天仙。天仙不離於天也。然修仙之要，煉丹為急。吾有洞仙歌二十二首，君宜謹謹記之。」

丹之始，無上元君授聖主。法出先天五太初，遇元修煉身衝舉。
丹之祖，生育三才運今古。隱在鄱湖山澤間，志士彩來作丹母。
丹之父，曉來飛上扶桑樹，萬道霞光照太虛，調和兔髓可烹煮。
丹之母，金晶瑩潔夜三五，烏兔搏搗不終朝，煉成大藥世無比。
丹之胎，烏肝兔髓毓真胚，一水三汞三砂質，四五三成明自來。
丹之兆，三日結胎方入妙，萬丈紅光貫鬥牛，五音六律隨時奏。
丹之質，紅紫光明入莫測，元自虛無黍採珠，色即是空空即色。
丹之靈，十月脫胎丹始成，一粒一服百日足，改換形骨身長生。
丹之聖，九年煉就五霞鼎，藥力加添水火功，枯骨立起孤魂醒。
丹之室，上弦七兮下弦八，中虛一寸號明堂，產出靈苗成金液。
丹之釜，垣廓壇爐須堅固，內外護持水火金，日丁金胎產盤古。

丹之灶，鼎曲相通似蓬島，上安垣廓護金爐，立煉龍膏並虎腦。
丹之火，一日時辰十二個，文兮武兮要合宜，抽添進退莫太過。
丹之水，器憑勝負斯為美，不潮不濫致中和，滋產靈苗吐金蕊。
丹之威，紅光耿耿衝紫薇，七星燦燦三台爛，天丁地甲皆皈依。
丹之竅，天地人兮各有奧，紫薇岳瀆及明君，三界精靈皈至道。
丹之彩，依方逐位安排派，青紅赤白黃居中，攝瑞招祥神自在。
丹之用，真土真鉛與真汞，黑中取白赤中青，全憑水火靜中動。
丹之融，陰陽配合在雌雄，龍精虎髓鼎中烹，造化抽添火候功。
丹之理，龍膏虎髓靈無比，二家交姤伏黃精，屯蒙進退全終始。
丹之瑞，小無其內大無外，放彌六合退藏密，三界收來黍珠內。
丹之完，玉皇俸祿要天緣，等閒豈許凡人泄，萬劫之中始一傳。